散文

一个不能忘却的艺术精灵

■张乃千

在沙澧河畔，有一位值得颂扬且已经久远了的人。她是剑圣，是舞神，是大唐盛世的艺术精灵。她，芳名公孙大娘，诗圣杜甫曾深情地赞美过她。

杜甫两次邂逅公孙家的剑舞，第一次是开元五年（公元718年），目睹了公孙大娘亲自舞剑；第二次是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目睹了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舞剑。两次观舞，前后相距五十年，岁月倥偬，但杜甫难忘昔年的舞剑之人，由眼前的公孙弟子追溯当年的公孙大娘，不仅心旌摇荡，慨然赋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记之。这首诗多达26句，为了说明事情的原委，诗前还作有一段长序。序文是这样的：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

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非盛颜。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

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序文交待了李十二娘与公孙大娘的关系，接下来杜甫情顷笔端，挥毫长歌：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倾动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前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女郎，她就是精于剑器且名动四方的舞者公孙大娘。每当她挥剑起舞，都会观者如山，无不对她出神入化的舞技惊叹失色，连天地也为之起伏动容。只见她，剑舞处亮光闪烁，如后羿射落了九日；身旋时矫健曼妙，如骖龙翩翩起舞；收势处风缓云轻，如雷霆敛怒；舞罢时内外静肃，似江海波平无声。由是，杜甫盛赞她“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并慨叹道：“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倾动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不过，还好，幸亏“晚有弟子传芬芳”，才得以在白帝城看到临颍美人“妙舞此曲神扬扬”。

研读杜甫此诗此序，可以捕捉到这样几点信息。其一，公孙大娘是郾城人。关于公孙大娘的祖籍，曾有人发出过疑问：仅凭杜甫说在郾城看到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就认定她是郾城人吗？而书法家张旭曾在邺县看见过公孙大娘舞剑，可否就说她是邺县人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在我看来，“临颍李十二娘”可以为公孙大娘的“郾城籍”提供佐证。因为郾城与临颍是接壤近邻，唐时同属汝南一域，既为师徒，可想有乡梓之情。关于这一点，我另有推想如后；其二，杜甫在郾城看到公孙大娘时，公孙大娘正值青春靓丽。那是开元五载的718年，杜甫生于712年，当时正好6岁。他称公孙大娘为“佳人”，一个孩童眼中的“佳人”，在那个人均寿命不足50岁的时代里，足见公孙大娘当时何其年轻。如果假设她是18~20岁，那么公孙大娘的出生年应当在武则天执政时的公元698年前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判定公孙大娘此时尚未走出乡关。至于人们为什么呼她为“大娘”而没有别的名字，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敬称或爱称，就像戏文里丈夫呼妻子为“娘子”一样，其实是表示尊重。至少这个“大娘”不是那种老年妇女的大娘；其三，自从6岁见到公孙大娘，杜甫此后五十年间再没有见过其人其舞，但他始终关注着公孙大娘的起伏变化。从贞观以来，尤其到开元年间，再到天宝初年，这是大唐王朝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异常繁荣的时期。疆域的拓展，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佛、道的兴盛为文学艺术的多元并茂注入了活力，诗歌之外，书法、舞蹈、绘画、传奇故事无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样的文化背景，不仅为公孙大娘走出乡关、走向更大的舞台开拓了渠道，也为她进一步提升剑术舞技提供了滋养。开元年间，另一位舞剑高手裴旻就曾是公孙大娘的剑友与对手，据《独异志》记载，裴旻“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观者千百人，无不凉凉慄”，他与公孙大娘有过多次的切磋，但终是略逊一筹，不敌我们这位唐宫第一舞人公孙大娘。杜甫虽时时飘泊，其心却处于文化艺术的激流当中，耳闻着公孙大娘的艺海弄潮，回味着这位佳人当年的飒爽英姿，当在四川奉节（夔府）看到李十二娘的剑舞后，竟按捺不住对公孙大娘的缅怀、赞美之情。他意浓笔酣，诗情汤汤，用文字为我们留下了一代舞者的风姿剪影。

公孙大娘的风姿一直浮动于我的心头，同时也引发了我莫大的好奇心：一个中原女子，何以能舞出高超的“剑器浑脱”？据《唐音癸签·乐通三》载，“浑脱”是西域的《泼寒胡戏》所演变出来的剑舞，于武则天末年传入唐宫。“剑器”本就是中原地区的剑术，自不待言，此二者经公孙大娘的多年演练，揉而为一，方有了“剑器浑脱”舞。问题是，公孙大娘从何处接触了西域浑脱？杜甫6岁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时，公孙大娘尚未走出乡关，不可能从京师学得。有人说，她是受乃父所教。但问题又来了，她的父亲也是中原人，焉何懂西域之舞呢？

我不敢放大这一疑问，唯恐迷失了公孙大娘的籍贯。但我抑制不住对“美”的渴望，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史籍，走进千年前的烟尘古道和雅士、艺人交游的场馆王榭。我差一点儿就触摸到了公孙大娘的裙带，但可惜，飘飞了；我差一点儿就触摸到了公孙大娘的剑锋，但可惜，闪开了……在多次的“差一点儿”的累积中，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公孙大娘的一些不确切的家世。我斗胆为她拟了一份档案：

姓名：公孙大娘。曾用名：公孙腊梅。

籍贯：汝南澺阳县（河南郾城）城贤武街。

出生年月：公元698年冬月。

直系亲属：父亲公孙恺，武解元出身，善剑术，开镖行并兼营药材。

生母刘氏，早卒。继母翁娜吉斯，中亚安息州人，善歌舞，生有一子，姓名不详。

社会关系：张九龄，公务员，官居开元年间宰相。李龟年，长于作曲，擅奏羯鼓，开元年间著名歌星。

这是一份很可能有所失误的档案，没有公孙大娘的体温，没有言之凿凿的历史符号，但是，当我费了很大的劲，把它从流散的故纸堆和民间传闻中检索出来后，我依然感到了欣慰，因为它至少回答了我公孙大娘确系郾城人氏，而且又何以精通“浑脱”的原委。从这一点出发，我在后人对盛唐社会的型塑中勾勒出了公孙氏早期的家庭故事。即：公孙恺早年曾护镖至岭南（今广东），时逢张九龄在“大庾岭”负责修筑“梅关古道”工程，大批民工染上时疫。公孙恺因粗通医道，遂为民工送药煎制，为张九龄所识。不一年，公孙妻病亡，张九龄此时升迁至京师，公孙恺亦返乡携女转赴长安，重操护镖旧业。因为张九龄的关系，公孙恺的镖业颇有声誉，他经常往来于长安与西域多地。那时，唐王朝在今天乌兹别克的坦布哈拉设立了都护府安息州，公孙恺在这里结识了西女舞者翁娜吉斯，不久，迎娶入室。先前，公孙大娘亦随父亲久习剑术，翁氏入室后，始授公孙大娘西域之舞。又数年，公孙恺染疾，思乡之情惶惶，举家于公元712年回归故里。其时，公孙大娘已年届十四，慧根开启，于古郾城（今漯河西城区的古城遗址）的贤武街开设教坊，专司剑舞……

公孙大娘在父亲和继母的指导下，不仅习武，还努力习文。她熟知战国时期的著名剑术家盖聂和荆轲，并能以古曲颂唱高渐离送别荆轲时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从而在精神层面铸就了女儿英雄气。但她最刻苦演练的是剑术与舞技，且多有创新。《西河剑器》与《剑器浑脱》就是经她创新提升后的两个经典舞蹈。演《西河剑器》时，公孙大娘身着戎装锦衣并戴五彩帽子，鲛俏飘带，破风而起，活脱脱的女侠临世；演《剑器浑脱》时，公孙大娘头戴胡帽，脚穿胡靴，身背风翎，俨然藩邦侠女飘来。她的一招一式，她的动静体态，堪称精妙绝伦。

大概在开元七年（公元720年）前后，公孙恺病逝。公孙大娘在继母的支持或要求下走出故乡，先去了洛阳，而后一路表演来到西京长安。我们无法考证她是如何成为宫廷头牌舞者的细节，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她的剑术舞技“独出冠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二是得益于张九龄的推荐提携，使她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捷。关于这一点，在此后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到，那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7年）八月五日千秋节，时值唐玄宗生日，张九龄送《千秋金鉴录》作贺仪，并安排庆生宴会上让公孙大娘表演“剑器浑脱”舞。于此可以看出，张九龄对公孙大娘不仅熟知，而且欣赏，他应该在公孙大娘入京后对她多有帮助。

当然，张九龄尽管是一代宰相，但如果公孙大娘实力不强，那么，他对她的帮助也就有限。事实是他不仅帮了，而且提携了。公孙大娘确实是一代艺术精灵，她博采众长，善于创新，巧妙地把唐太宗李世民规范出的“宫廷十部乐”和唐玄宗李隆基自编的“霓裳羽衣曲”融入《剑器浑脱》，使《剑器浑脱》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她还以同行裴旻的剑术为基础，创造出了《裴将军满堂势》之舞；公孙大娘很有亲和力，在业界广交朋友。李龟年、李彭年、李鹤年三兄弟都是开元年间的善歌善舞明星，公孙大娘与他们交好，经常同台献艺、切磋交流。尤其与李龟年之间，二人配合默契，歌舞奉和，引发宫廷内外的热烈追捧。中书舍人司空图作《剑器》诗称曰：“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晚唐名士郑嵎对公孙大娘的剑舞多有考证，追忆当年盛况：“于勤政楼下，使华夷纵观公孙大娘舞剑，号为雄妙也。”并在他的《津阳门诗》中夸道“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花萼楼南大合乐，公孙剑伎方神奇”……这些，都充分说明公孙大娘的影响直达庙堂之高，亦风靡江湖之远。

不仅如此，公孙大娘的剑舞还深刻地影响了其他艺术门类。开元年间的著名画家吴道子，世人称之为“画圣”，在观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后，对运笔之道进一步开悟，他的壁画用笔以“高古游丝”而细描，线条极其飘逸，使人物的卷褶飘带呈曼妙轻盈之势；同时代的书法家张旭，人称“张颠”，在多次痴迷地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后，呼叫狂走，飞奔回家，落笔成书。他仿佛将手中的笔幻化成了公孙大娘的剑，时旋时转，时如猛虎下山，时如蛟龙出水，变化莫测，书艺自此直达妙境。就是这位奇人张旭用狂草书写了南北朝时期谢灵运与庾信的4首古诗，为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草书古诗四帖》之墨宝，并成为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一书的插图。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独对张旭赞叹不已。有人笑说：是公孙大娘助推了张旭一把。其实，不止是画家和书法家受到了影响，连诗圣杜甫后来形成的“沉郁顿挫”、“ 鲸鱼挚海”的诗风，又何尝与公孙大娘的舞风没有微妙的神似之处呢？

我想说，公孙大娘是美的化身，是艺术的精灵，是我们这个两河交汇处继许慎之后的又一道文化之光。许慎是巍峨的，公孙大娘是璀璨的。虽然公孙大娘没有留下可以令后人凭吊的遗迹，但她驰骋艺海的创新精神和无与伦比的剑术舞技，足以令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神思遐想中顿增荣光与豪情。

昔人早已远去，记忆却应该长存。

随笔

后悔一戏言

■茨 园

多年前，我哥喜欢上个小妮儿。这小妮现在已是我嫂了，却常对我哥说这样句话：“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认识你。”我哥只是憨憨地笑，从不接话头。

目前医药科技空前发达，但后悔药居然还没有。所以，我嫂说那话时，虽然表情真诚得都有把心扒出来搁马路牙子上让过往行人看看的意思，但我哥知道那其实是句戏言，因为，他俩已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

有人说，二十多年算啥呀，新的生活只要从今天开始，明天依然会阳光灿烂的嘛！道理如此，可到现在为止，还没民政部门主动登门为我哥我嫂办离婚手续，所以，今后他们共同的日子也许会比二十多年更长久些。不过，我嫂真的时常后悔，而且，她表露真诚悔意时，十有八九是因为我哥犯了不可饶恕、不可原谅的错误。有天，我嫂躺在被窝想吃个苹果，让我哥去冰箱里给她取，可我哥在冰箱里扒拉了半天，拿给我嫂的却是馒头和葱白，还笑吟吟地说“老婆，将就着吃吃睡吧”；有天，我嫂在我哥袜子里发现了俩一元硬币，就坐在沙发上面对我哥探讨起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严肃话题，我哥却脸红脖子粗地解释说“老婆，你好好想想嘛，我再没品位，也不会只藏两块私房钱吧”；有天，我嫂忽然发现我哥衣服上黏有一根长度约一尺二的“毛”，想想自己头上都是八寸长短的发，两汪泪哗哗就下来了，我哥却不无委屈地说“老婆，人家天天挤公交的呀，不小心挤上根头发有啥嘛”……这样的事儿天天累积着，不由我嫂不跟我哥生气，当然，生气的结果就是导致我嫂后悔的直接原因。

想想，夫妻俩一起生活，我嫂觉得我哥对她生活上不关心、经济上有问题、爱情又不专一，能不对我哥满腔怨怼并失去信心而后悔不迭么？当然，这些事儿看着都不大，但毕竟是一个家庭的真实生活不是？所以，就为这些“屁大点儿”的事，我哥我嫂常磕磕绊绊，然后，我哥晃动着脑袋瓜子唉声叹气，我嫂则直抒胸意：“后悔呀！咋就嫁了你啊！”

好多人说我哥人老实，三棒子打不出个屁。其实，这都是不了解我哥的人在造谣。在我嫂面前，我哥或许是这样，但换个别人，你拿棒子夯我哥一下试试？只要不是一棒子直接夯晕他，他不拿块板砖满大街撵着讨说法，他就不是我哥。只是，有道理说，家不是个讲理的地方。我哥根深蒂固地领悟到了这句话的精髓，他知道，我嫂再咋呼，其实就是发泄一下女人的心情，如果哪天，我哥真的跺着脚摔俩碗来句“后悔是吧？咱离了好了”，我嫂不凌乱到满大街撵着我哥求他回家吃饭再顺便喝二两酒才怪。没办法，这就是生活，夫妻共同受用的生活，一个事无巨细的唠叨，一个愁眉不展的无奈。

不独我哥我嫂，看看街上匆匆走过的那些人，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我相信像我哥嫂这样的场景并不鲜见，但日子还是共同的日子。走过时，后悔也许是真的；走下去，后悔则是句戏言，说说也就罢了。

奏响晨曲的老人

■杜军凯

学校家属楼上，新搬来一家三口——小两口在附近的机关事业单位上班，儿子就在本院读小学三年级，出家门口不到200米即是教室，多么便利、多么宜居啊，这家搬得真值！更大的利好在后面呢。国家的二胎政策被他们认真贯彻落实，没多久，家里又新添一位可爱的小公主。有女有子，真“好”啊！整个家属楼都羡慕赞叹不已。

家属楼下，是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一年四季除了冬天，毛絮、枯枝、黄叶，随风起舞，到处乱飞。这里的卫生平时由学生打扫，可一到节假日便无人问津了。有时候想到树下乘凉，又觉得不干净，也就作罢了。

当然，这都成为过去式了，因为，自从这家人搬来后，这里就彻底变样了。

每天清晨，当整栋家属楼还沉浸在睡梦中时，一位老人就早早地、悄悄地来到楼下，抄起扫帚，像晨练书法那样认真，一笔一划，不遗余力，把树下的枯枝败叶、塑料纸片一股脑地扫成一堆，然后运送到垃圾箱里。沙沙沙，沙沙沙……这天籁人声，共同谱写出大自然的美妙晨曲。不到半个钟头，整个战场便尘埃落定，老人悄然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盛夏时节的空调房间冰凉郁闷，终究抵不过树荫下的阵阵柔风。起床后，人们纷纷走出家里的空调牢笼，家庭主妇上街赶集买菜、买饭，老人出来散步，小孩子下来嬉戏，人像加法一样多起来，渐渐恢复了人群熙攘景像。

小女孩闹着下楼，在妈妈的怀抱里左顾右盼，咿呀学语。凉爽的树荫下，铺上一方凉席，女孩挥舞着粉嫩的手臂，怯怯地的挪动着小脚丫，像极了芭比娃娃，尤其是那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笑意浅浅，含情脉脉，让人忍不住想亲近她、逗逗她。有时走出了凉席的范围，妈妈也不去阻止——地上，也是干净的、整洁的，让孩子接接地气更健康，老话都这么说。

半晌时分，老人又飘然而至，电车上带着一大袋子蔬菜水果。年轻的妈妈忙迎上去，接过袋子，疼惜地对老人说：“爸，天这么热，你就别再来回跑了，我们下班了自己可以去买呀。”老人却很执拗：“你们上班忙，我一个人也没啥事，过来看看妞妞，顺便买了，省得你们再跑腿……”

小女孩好奇地看着这个温暖洁净的世界，朝着外公微笑，什么也没有说，但她知道，自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小公主。

沙沙沙……沙沙沙……晨曲响起，又是美好的一天……

散文

父亲的“脖拐”

■李 工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打过我一次。现在回味起来，我还认为，那次他确实打得应该，打得好、打得值。

1975年8月8日的漫天洪水把老家冲没后，父亲在第一时间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但并未说俺娘殁了，只说南乡遭了大难，让我快点回去。

当时横贯漯河的两条河流——沙河和澧河也是水势汹汹，四处决口，万分紧急。特别是澧河南岸堤坝的决口有几丈长，大水一片汪洋，汹涌澎湃地向东南老王坡的洼地倾泻而去，刹那间把漯河到舞阳的公路掘地丈许，一人多高的滔滔洪流如万头脱缰猛兽咆哮汹涌，令成百上千个急于回灾区探视、救急乃至奔丧的人们望眼欲穿，只恨插翅难飞。

只得等到次日东方现出鱼肚白，依靠当地人用镰把粗的麻绳把路沿边的大棵杨树一株一株地攀连起来，人们才胆颤心惊地抓紧绳索、冒着齐腰的湍流涉险渡过。紧接着我又步行100里，当双脚打满血泡、饥渴难奈时，才赶到县医院见到了老父亲。

爹痛心疾首地说：“恁娘殁了，尸首找着了，就地掩埋。恁三舅四舅两家一共冲走了五口……”我没停留多久，再向南紧步20里，回到了童年时代令我留恋不舍的出生地。

但是，我极端熟识的故乡哪儿去了？朝夕思念的家园何处寻觅？放眼望去，满目黄汤，沟填死尸，腐臭冲天，漫野萧寂。往日的阡陌小径何处安在？梦里的绿树柳荫哪有踪迹？百年的茅屋陋室不见一间，偶有一声绞人心肺的号鸣，瞬息便引来一连串的号啕悲啼……

回到县医院，见到苍老的父亲，我们的痛楚和悲哀除了眼泪，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到了晚上，我对他说：“爹，剩下你一个人做什么都不方便，我在外面也放心不下。明儿个和我一块去吧，到外面散散心。你要是愿意去开封，我还可以把你送到俺姐家去。”

爹沉默不语。

第二天又商量、动员、劝慰了半天，他终于应承了。我立即到汽车站打探是否通车。公告说，公路已经修复，从即日起开通班车。我回去对爹说：“车通了，你准备一些零星东西，门一锁，咱就走。”

他在屋里摸摸这、抠抠那，翻箱倒柜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俺娘的一寸底片，交给我，让我到照相馆里放大几张。我犹豫了一下，转而对他说：“把底片带上，到漯河再洗吧。”爹似乎有些不悦，目光呆滞地望着底片，稍倾又戴上眼镜，把底片贴近眼前，反复地凝视。尔后小心翼翼地用一张干净的处方纸把底片折叠好，握在手里，径直向门外走去，把我闪在了一旁。

过了许久，爹才回来继续翻箱倒柜。我焦急地催他，不用带很多东西，得赶紧去汽车站，再晚就搭不上车了。他头都没抬说：“今儿个走不成了，恁娘的相片明天才能取。”我心里滴咕：去漯河不一样洗吗？拗不过，只能再住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爹就把棉被和褥子都打包成一大捆。我在一旁说：“大热天的，不用带被褥。即便是以后跟俺长住，俺那儿的被褥多着哩。”

他对我不理不睬，被褥也越捆越多。我有些不耐烦了，生硬地说：“不用带了，俺那儿啥都给你准备的三表新，不比你这臭气……”

“啪”的一“脖拐”（方言：耳光）糊在我的脸上，我茫然投视父亲，他怒目圆瞪，脖子上的青筋暴突着说：“你走吧！我哪儿都不去！”

我呆若木鸡。他缓口气说：“这床被褥是恁娘一针一针缝的。你伸出手来摸摸这被褥，哪儿没有恁娘的体温？你这孩子咋就这样对她没情分？……”

我这才愧然大悟，原来船在这儿弯着。这一掌仿佛助我猛长了三十岁，这一掌又仿佛勾回三十年来娘对儿的如山恩情。在大灾大难面前，我竟然如此顾此失彼，和老父相比，我竟然如此地不明大理。我忍着羞愧，真诚地说：“爹，我错了！这一捆被褥都带着，我扛。我这就去取娘的相片……”

诗歌

沙澧赞歌

■孙亚洁

两条翠色耀金的玉腕 执手相握
嵌入《诗经》的牧歌
一粒粒崭新的光阴 头顶露珠和花朵
在古老而又年轻的站台上 放歌

被风吹过 被狼烟覆盖过
被一双双 浸润着汗水和智慧的手
精心雕琢
多少词语，在河水里浮沉
多少波光，在河水里生根

呵！沙澧河
你漂亮的衣衫 是你的嫁妆
你温婉的情丝 是曼妙的琴音
那染织着你瑰丽的梦的
是西天的云朵

呵！沙澧河
是一曲绵密的蝉歌 锲入草丛
是一首奔腾的诗章 醒在银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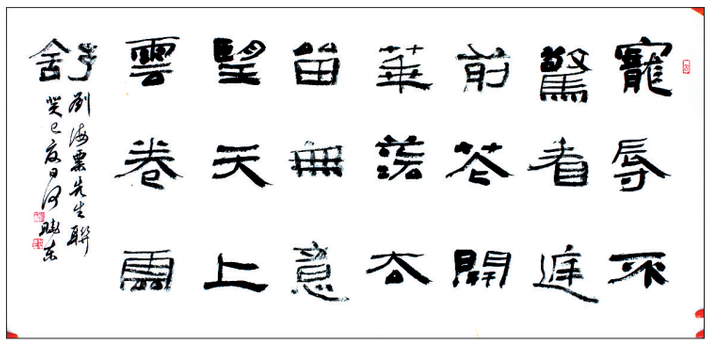
古笛

■梅丹丽

千年的古笛 吹响历史的韵律
鹤骨里流淌出的旋律
穿越山谷 河流 绵延千里

笛音如丝 串起中原儿女的血脉
不管身在何处
都知道 自己的根在哪里

笛音如风 荡起贾湖的清波
清波与麦香一起奔腾
蕴出千年古酿 香飘四方



书法 何晓东 作

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

9月24日，周六，下午三点，新闻大厦三楼多功能会议厅，水韵沙澧读书会将特别邀请我市著名剧作家、漯河日报资深副刊编辑余飞老师，亲临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暨水韵沙澧读书会9月活动现场，为我市的文艺创作者现场点评作品，欢迎参与。

举办时间：9月24日（周六）下午三点

举办地点：新闻大厦三楼多功能会议厅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微信：siying_289169909